遥望先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追忆巫先生二三事

 张忠义

十年前的金秋十月召开了首届国际因明研讨会，会议期间有很多值得写的事，尤其是东方学家、印度哲学家、梵文学家、因明学家、佛学家巫先生白慧更值得一提。

当时参加会议年龄最大的是巫先生，虽然，章长炳快到80岁，算高龄，但是，还比不上巫先生，巫先生当年87岁。有位老师当着我和巫先生的面说：“忠义，你这小子太大胆了，连这么大岁数的先生也敢请！”我真有点后怕。俗话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何况是87岁啊！

我们邀请巫先生主要是让他散散心，到杭州玩一玩。但先生每次都认真地到会讨论，并且详细地将自己的论文作了报告，这篇论文正是根据玄奘法师的《因明入门正理》而学习写出的《＜入论＞汉译问题试解》。巫先生特怕空调，但他并没有出去玩，而是每次都参加学术讨论会，并且在大会上讲了下列几个问题：1. 《入论》的初颂（八门二益），可以理解为开章的“归敬颂”。2. 梵语《入论》中副词eva的译法与妙用。3. 梵语原文缺宗法性问题。4. 关于“若于是处，显因同品，决定有性”的读法。5. 关于宗支译文的删节。

巫先生在返程前和老伴儿一再坚持要坐火车回家，巫先生是我邀请的，我怕他这么大岁数出事，中途上火车诸多不便，如果出点事我们良心都会不安，所以，我坚持巫先生遵从会议安排坐飞机好一些。

巫先生在会议期间，和刘培育等多位老先生推举我和郑堆等为主任和副主任委员，又把他亲手写的梵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玄奘大师最喜欢背的《心经》，送给了我，鼓励我继续做抢救绝学的工作，并跟我说：“有一个单位想跟我要，我没给他，你是老朋友，你就拿回去处理吧”。我跟他说：“这幅字一定收到咱们的论文集中”。后来，在《因明新论——首届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文萃》中，扉页上方有巫先生在大会作报告的留影，下半部分就印着他抄写的《心经》。散会以后，我请装裱师将《心经》做了装裱，挂在了我家最显眼的地方，边上还装了一个台子，安了一个灯泡。后来，先生和其爱人来我校游玩时，在我家看到他抄写的《心经》摆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对老伴说：“快来快来，你看忠义把我写的《心经》装裱后放在这儿了！”他像小孩一样高兴，看得出来老先生对汉传因明开创者的追随和敬仰。

会后，巫先生给我挂来电话说：“听别人讲，咱们会议发的皮包上面印着首届国际因明会，我因为去晚了一点，没领到这个皮包，关键是这几个字特别有价值，他们证明我80多岁还来参加会议。”后来，我对他讲：“您不用担心，我一定满足您的需要，如果会议筹备组没有这包了，我把我的包送给您！”之后，我特意向组委会要了一个包给老先生寄到了家里，他非常高兴。

巫先生多次来到燕山大学，对燕山大学抢救因明而做出的努力加以肯定。听闻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与世界逻辑史研究中心、因明文献中心一起挂靠在燕山大学时，巫老说：“三者成鼎足之势，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通过此事，我们也看到因明已受到了国家的重视，我相信，因明奇葩定会在大家的关注下重放异彩！”

巫先生曾是我们的两次顾问，一次是因明专业委员会的顾问，他特意为因明杂志创刊题写梵文刊名，另一次是做我们百年因明研究课题组的顾问。我为什么会提议这次会议定在10月开，一是国家重点项目百年因明研究要进行结项评估，二是巫先生的生日和祭日都是在9-10月间，他的在天之灵也能保佑我们顺利结项。

巫先生对我的帮助历历在目，我申报国家后期资助项目，他是推荐人之一，又为我出版的书写序、写书评，帮我推荐发表论文。我不懂梵文有的字义请教先生，他都会很快回信。

巫先生还请赵朴初先生为我被批准的课题撰写书名，当时，赵朴初先生正重病住院，但很快就把题名邮给了巫先生，巫先生都感到意外，没想到重病之中的赵朴初先生能在这么短时间写完，巫先生给我邮寄时还告诫我一定要用写有单位名称的信笺给赵先生写封致谢信，包括怎么称呼赵先生都一一告诉我，我还亲自到赵朴初先生住的四合院去感谢先生。

巫先生在他90多岁时又为我提写书名《三支三物》，在邮寄题写的书名时，他得知我并没有收到，说再写几幅供我选择，还说，他现在手都哆嗦了，练了好几天才写出几幅字，接到以后如不满意再请别人写。他还和另外两位专家推荐我参加河北省省长特别奖评选，但未果。当时，因为材料要得急我儿子连夜去先生处去取，清晨到巫先生家后看到巫先生在练习钢笔字，我儿子告知先生只要口述就可以，先生执意亲笔书写，写完后我报到河北省未被批准。记得先生在得知我儿子要出国留学时劝我们夫妇，孩子出国学习可以，但一定学成后回国，儿子完成学业后也如他所说回国报效国家，像他那样从国外完成学业后回国报效国家。

刘培育（现为中国社科院抢救因明绝学的负责人）和我去看望巫先生，我们问他什么时间过生日，因为他为因明专业委员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想感谢先生，但他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准确时间，他笑着说：每次你们来咱们吃顿饭，就算给我过生日了。所以我后来就根据他孩子每年九月到十月从国外回北京推断他的生日大致是在九月到十月间，这样的话，刘老师和我去给他祝寿，在他公寓的院里，巫先生夫妇付钱请我们吃顿饭，就算祝寿了。我到先生家，看到他儿女都不在身边，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很难找，很孤单，就跟我的两个住得离他很近的学生张禄秋夫妇说：你们常去看看巫先生，和他唠唠嗑，一定会有所偏得，听老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再帮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后来老先生专就他俩帮他修电脑的事向我表示感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给别人做了多少事都不愿提，但别人帮他一点事他都能记在心上。李福亮和我合写了《中国小玄奘》准备参加明年会议，这是我发表的第三篇纪念巫先生的文章，所以，我建议9-10月为纪念巫先生召开第二届因明国际会议。

我深知巫先生跟我说的特怕空调，我在家里一般不用空调，空调也是一个摆设。在我校召开的由我负责的百年汉传因明开题会上，经过一天空调的洗礼身体特别不舒服，会后又添加一个新病——肺栓塞，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更理解老人家为什么怕空调了。我在开题会上还和课题组的我的四个学生开玩笑地说：我现在和你们竞争都不行了，希望你们多为因明做贡献，我和你们即使在一个起跑线上也跑不过你们，我比你们多了一个证——二级残废。

在因明学的道路上，我们有诸多引路人为我们照亮前程，其中之一便是季羡林老先生。

季羡林老先生在得知我们要举办第一届国际因明研讨会时，给我们来信说：“我对因明学几乎等于无知，不敢妄加议论，但是，我感到你们开会推动因明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祝你们的研讨会圆满成功。如果允许，我真想飞到杭州去参加会议。”季先生以如此负责的态度对待后辈学者，不仅体现出季先生对因明学的热爱，也表达了他不能亲自到会的遗憾。

2009年的中国第五届因明研讨会上，我在大会发言上讲到：“凡任重道远的事业，总会经历悲欢离合、先行者的离去和后来者的加入。18天前，我们痛失两位曾经对我们因明专业委员会给予过很大帮助的先生，他们就是季羡林先生与任继愈先生。两位老先生与我国因明事业颇有渊源亦贡献良多，如两位老先生都曾以自己广博的人生阅历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我们专业委员会提出过种种建议与忠告，从会议的日程安排，到某个学者参会与否并勉励其继续做因明，再到专门写贺信到大会，直至专业的远景规划。两位先生对因明及其专业委员会的关爱，至今仍然让我们备受鼓舞。对于两位著名学者的仙逝，我们在悲恸之余，更应以先生们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作为自己工作道路上一盏明灯，使自己的人生之路更加清晰。并且我倍加希望我们能把各自的一盏盏明灯汇集到一处，形成一处光明无比的地方，那就是我国的因明事业，这样我们才能不负两位先生的所托。”如今，巫先生也离我们而去，他老人家对因明的贡献、对因明的热爱、对我们后来者的激励，鞭策我们不断前行。

正是由于老中青学者们对抢救因明的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才让我们坚持每年开一次讨论会，并出版一本论文集并且十多年来从未间断。

抢救因明不仅仅是我们个人事情，我们还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2008年，中国社科院推出“特殊学科建设工程”包括四个内容:绝学、濒危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首先推出的便是绝学，其中包括11个学科，而因明便被收入其中，这说明国家对因明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视。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两次提到了绝学，这更加说明拯救因明已迫在眉睫。

杭州是我们委员会的福地，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因明专业委员会的成果已硕果枝头，以刘培育为首席专家的中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因明研究》将于近期接受国家社科专门机构的评估，这是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又一重大成果。在我作为第一届专业委员会主任时，大多因明研究都是单打独斗，而郑堆做主任后，实现大兵团作战，联合藏汉学者集体攻关，取得很多重大突破，如2006年立项的教育部逻辑基地重大项目“佛教逻辑研究”、2012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因明研究”、重点项目“近现代国内外因明研究”，都是最好的证明。相信，之后的委员会带领大家在因明研究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也可告慰巫先生在天之灵，让他放心。

明年我们将重新对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进行换届选举，届时，因明将会在新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继续走下去并再创辉煌。同样是明年，我们要兑现自己的承诺，在适当的时机召开第二届国际因明研讨会，而且，地点还选在美丽的杭州。但是，我们却感到十分痛心，因为季先生和巫先生不能参加会议了，真像我上次发的纪念文章一样，变成“遍插茱萸少一人”。

2010年，我由于身体不适而住进了中康医院。青海活佛噶尔哇·阿旺桑波到中康医院看望我时说道：“因明是大智慧，您得带领我们抢救因明啊！”国家社科院逻辑室副主任刘兴文代表中国逻辑学会在我校百年汉传因明开题会上致贺词，当时，刘老师已不能自已，一场踌躇满志的国家重大课题就这样瞬间凝重起来。贺词中其中有一段说到：张忠义在重病抢救时，他在床上，这次开会看张老师坐在轮椅上，下次将看到张老师能站在发言席上。这是他们的期望，但我自己是做不到的。第一次国际因明学术会上，会议论文集《因明新论》中我校师生收入了近30篇论文，这次会议我通知了这30位作者希望他们能写出文章参会，我估计至少有10人参会，我只能做到这些了。但我希望，新的一届班子、新的因明专业委员会比我做得更好，能结出更多的硕果。学校为了鼓励我抢救因明学，还打算为我配备助手（但未果），现在给我配了一个研究生做我的助手，我非常感谢，尤其是机械学院党委书记蔡星洲，让他们学院的雷锋突击队还有青协的志愿者帮助我进行康复训练，我的身体也日益见好，争取明年到会，看望老朋友和同行，爬也要争取爬到会场。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热爱着拯救因明的事业，更加是不想辜负老一辈学者们对因明学的重视与希望。

明年九、十月期间，由因明专业委员会和浙江大学主办、藏学研究中心和杭州佛学院承办的第二届国际因明研讨会将在杭州召开。我想起10年前巫先生在会上的点点滴滴，都能历历在目，但这次巫先生和季羡林、任继愈不可能再来参会了，甚为感念。

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